

山娃

李言录◎著

人生是一次买不到回程票的神圣旅行，
漫漫长途没有驿站。
深深浅浅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生命延续的写实，
悲喜忧欢的家庭组合，
打造了每个人的童年。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言录，笔名远村，北京市顺义区作协理事，著有中篇小说《爱与不爱》《小院里的春秋》《痴情》《沧桑岁月》等。其中《爱与不爱》获中国作家第三届金秋笔会优秀奖。第一部长篇小说《岁月留痕》已出版发行，并荣获顺义区第三届潮白河文学奖。另著有散文、小小说等200多篇，其中一部分作品已在市级报刊上发表并获奖。

山娃

(长篇小说)

李言录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娃 / 李言录著.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71-0872-6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782 号

责任编辑: 王蕙子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745 (编辑部)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3 印张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5171-0872-6

序言

张中茂

长篇小说《山娃》的故事里写了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叫水芹，水芹是千千万万母亲中最普通的一位农家妇女。这位母亲清贫，即将临盆还要去大山里给老财去割草，结果这位母亲把自己腹中的孩子生在了大山里，降生在大山里的孩子就是本书所写的人物——山娃。

山娃的父亲穆尔青因为朋友的女儿被老财的公子强奸而用菜刀砍了地主老财惹了祸，为了避祸穆尔青逃出家门参了军。穆尔青参军后，老财的儿子带着“还乡团——伙会”血洗了穆尔青的家。致使清贫的穆家雪上加霜，没吃的，没穿的，连孩子有病都无钱医治……

在清贫的生活中，山娃的母亲水芹又在一次收秋中挨了雨淋患了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山娃和姐姐菊叶深更半夜去请大夫。为了医治母亲的咳嗽山娃和自己的伙伴进了大山去采挖药材，在大山里山娃遇到了恶狼，和狼斗智斗勇……

解放后，山娃在母亲的教育下，在清贫的生活中，成长为一个朴素、真诚，果敢、不屈侮辱、团结同学、热心助人、敢与歹徒搏斗的孩子。山娃由于家贫和坏人的陷害，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名校，但还是辍学了。辍学后又通过自学和伙伴的帮助考取了大学。

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材。但是，每个父母是不是想过除了细致入微的照顾与呵护外还有另一种健康的教育方式，那就是用勇敢和坚强铸造孩子的意志，让他们吃些苦。山娃的母亲就是用勇敢和坚强教育了山娃，这位母亲教育儿子，勇敢足以面对恐惧，坚强让自己昂首阔步、让自己不卑躬屈膝……

教育是艺术更是科学，曾几何时，我们今天有些孩子在幸福中不知福。经不得风雨，吃不得苦，生活不能自理，相反的面对父母的责备和老师的批评，产生反感甚而离家出走。我想说一句，一个孩子脆弱到连一句批评都接受不了的程度，父母还要去哄着、去宠着、去同

情、去迁就，这样的爱下去，待他们长大了能对社会有用吗？能孝敬父母报效国家吗？

作品的思想是，父母老师在教育中，对孩子的不良习惯和错误就要批评，纠正惩罚。父母老师是管理者，青少年是被管理者，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讲平等和朋友。天下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可在教育上却没有方式方法。同时，每一个青少年都想学习好，都想考上大学走进大学的校门。但他们又找不到、更不懂得如何去学习，怎样去学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长篇小说《山娃》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知识与内容。

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里，确实是有好孩子和坏孩子。究其产生的原因，是从小父母的娇纵与偏爱，娇纵的温床让孩子养成了好虚荣、怕吃苦、不接受批评、意志脆弱，总想索取而不愿意付出。久而久之，惰性生根，变成了坏孩子，走向了社会的反面。小说《山娃》里也写了三个坏孩子，并写了坏孩子是怎样变坏的。

人生是一次买不到回程票的神圣旅行，漫漫长路没有驿站，深深浅浅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生命延续的写实，悲喜忧欢的家庭组合，打造了每个人的童年。

山娃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建国初期的少年，由于他的特殊人生，造就了他坚强、勇敢、正直、侠肝义胆。由于他的正直伤了人遭到了坏人的迫害与暗算，但他没有怕，他在伙伴的帮助下，惩治了坏人，渡过了难关，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走向了胜利。他从小受母亲的教育，懂得了对人谦逊、做事真诚、待人宽厚，山娃在母亲的风骨影响下，虚怀若谷，胸怀坦荡，伟岸厚道……

小说《山娃》，塑造了一个聪明、机智、勇敢、勤俭、朴素、善良、包容、厚德、乐于助人、善于团结人的、农村的少年群体。

小说《山娃》，含趣味、知识、幽默、智慧、哲理于一身。小说中的故事跌宕起伏，人物众多，性格各异，是每一个母亲和青少年的有益读物。

（作者为北京市顺义区文联主席）

目录

CONTENTS

一	山娃出生 / 1	二十四	山娃记过 / 143
二	尔青从军 / 5	二十五	桃花狮吼 / 147
三	穆家遭袭 / 11	二十六	春梅申诉 / 153
四	初显睿智 / 21	二十七	柳下斗智 / 159
五	灯映鬼影 / 30	二十八	陋习染子 / 171
六	跪板受罚 / 37	二十九	智取歹徒 / 178
七	母子追肥 / 44	三十	罗兰反目 / 185
八	姐弟敬母 / 51	三十一	心诚义厚 / 194
九	雨夜塌房 / 54	三十二	拙女下厨 / 200
十	水芹胜诉 / 58	三十三	周鸿“封侯” / 208
十一	深夜惊魂 / 63	三十四	于野窥奸 / 214
十二	为母盗梨 / 72	三十五	山娃作客 / 220
十三	负荆请罪 / 76	三十六	德融妒友 / 228
十四	进山采药 / 79	三十七	三友拜兄 / 237
十五	梨园拜师 / 94	三十八	教室出丑 / 244
十六	红杏出墙 / 99	三十九	青春颂歌 / 250
十七	作文抄袭 / 104	四十	黑豆用计 / 256
十八	巧对古联 / 109	四十一	献血报恩 / 263
十九	助人误课 / 113	四十二	友谊之花 / 271
二十	面对批评 / 122	四十三	七友猜谜 / 280
二十一	小刚称王 / 128	四十四	侠肝义胆 / 288
二十二	教室撒野 / 132	四十五	山娃探友 / 298
二十三	惩治霸道 / 136	四十六	勇救少女 / 307

四十七	狼狈为奸	/ 317
四十八	春到穆家	/ 327
四十九	嫁祸于人	/ 337
五十	祸从天降	/ 346
五十一	怒打恶徒	/ 355

五十二	山娃辍学	/ 363
五十三	昙花认弟	/ 371
五十四	情浓于血	/ 382
五十五	狼狈反目	/ 391
五十六	花好月圆	/ 401





|| 一、山娃出生

在燕山山脉的脚下，有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叫青石村，青石村的位置就在燕山山脉的怀抱中。从青石村往东走不多远的路，就是大山，往北面走不多远的路，也是大山。青石村北面的山，叫唐指山。唐指山是唐王李世民征东打仗时路过此地，他指着眼前的群山问部下，这片山是什么山？李世民的部下也不知面前的山叫什么山，但聪明的部下却回答说：这片山可能叫“唐指山”。从此，燕山山脉下的一片山就叫“唐指山”了。离青石村最近的那座山，在西面，叫呼奴山。呼奴山的旁边还有一座小山，叫馒头山。从呼奴山往西走五六里的路，还有一座山，叫牛栏山。呼奴山和牛栏山，在神话故事里都是二郎神杨戬担山赶太阳时，用扁担担着的两座山，扁担东头的山是呼奴山，扁担西头的山是牛栏山。馒头山是二郎神杨戬从鞋子里倒出来的一块石头。青石村东面的大山叫雾灵山，雾灵山属燕山山脉。主峰高2118米，当地的老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东大山。东大山的主峰上有座山庙，山庙建于明代，庙已破败。青石村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平原上，坐落在像太师椅样的群山中。

青石村村南，在东西大街的街口，长着一棵大柳树，树粗五六人合围。树粗、枝大，树冠像一顶巨大的棚伞，棚伞遮了足足有一亩的面积。树虽然长得高大、粗犷，但它无枯枝不显老，长得就像个伟岸、健壮的中年汉子。让人看着巍峨、挺拔、帅气、神奇，让人看着啧啧称羡。树身有两丈余，树身向南倾斜45度。倾斜的树身上，在树身的上端，在粗枝的下面，垂直地叼着一米多宽、2米多长、40多公分厚的一块大青石。这块大青石的底面已经离了地，大石底部与地面相距也足有2尺多了。大青石长在粗大的树干里，被大树叼起来的奇特景观，让过往的外埠商贾、小贩们见了，无不竖起拇指，称奇赞叹。这个古迹的存在，连村里上了年岁的很多人都说不清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长在树身上有多少年代了。因为大树叼石景象奇特，村子的名字也就

慢慢地变了，人们不再叫它原来的村名“大荣村”，而称这个村子为“青石村”了。

青石村大树叨石的奇景，据村里的老人们说，那是几百年以前，或者更久远些，在一次暴风雨中，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一天下午，暴风雨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吞噬着宇宙，吞噬着青石村。风急雨大，整个青石村沉浸在一片黑洞之中。只见一道巨大的电光，把整个的天空“刷”地一切两半，随后，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雷。霹雷就像一枚巨型的炸弹爆炸，炸得人心惶惶。风拼着命地压着树身，按着树身……凄凉、惶恐、无着落的柳树在风雨中挣扎。大树的根系松动了，树身倾斜了，整个树就要倒下去了……这时，又一道巨大的电光划破了天空。在雨中行路的人，看到居住在大树旁的那一户人家跑出来两个男人，一个男人扶住了柳树，另一个男人抱起了自家门前的一块大青石，牢牢地顶住了树的躯干……多少年过去了，柳树慢慢地长粗、长高了。那块大青石，好像是上苍赋予了它灵性，或者是得到了柳树的滋养，它随着树慢慢地长，慢慢地长，不但自身变大，还自然地镶嵌在了树身里，被树慢慢地叨了起来离了地，成了青石村的一道独特的奇异景观。扶树的人是哥俩，孪生兄弟，是今日青石村穆家的祖先，几百年来的繁衍，穆家在青石村已是个大族，有几十户。青石村的杂姓人口占青石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大树的后面，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大街，大街的北面是一道大墙，墙的内部是一座大庙，庙里的神像在土地改革时被拉倒拆除了，拆除神像的庙被改做了小学校。小学校的前面，也就是大柳树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场地，空场地东西长 50 多米，南北长 100 多米，空场的南面，是两个大水塘，水塘的中间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路东边的水塘是长方形的，青石村的人叫它大坑，路西边的水塘是椭圆形的，村里人叫它小坑。大坑、小坑里没有芦苇和水草，大小坑里的水，并非地下水源而来，而是村街里的雨水流积而成。水塘混浊、水质很差，但很肥沃，两个水塘里自然地生长着鱼、虾、蟹、蛙。

青石村的村东还有一个池塘，村东的池塘叫仙人池。仙人池里长有茂密的浮萍与水草。池堤上植有垂柳，夏日坐在仙人池的堤柳下纳凉是个绝好的去处，但它离村较远，很少有人光顾。仙人池由何得名，大概是水质清晰、水草茂密、鱼种繁多、堤岸柳绿、水塘秀美的缘故吧！

青石村南街口的大柳树长有四个枝杈，每个枝杈长得都很粗、很



硕、很平坦。四个枝杈伸向四方。四个枝杈就像青石村的户族，分争着大地的水分，上苍的阳光。每个枝杈硕得都能躺个人。每逢骄阳流火的夏日，村里总会有些男人争相爬上大树，躺在大树的枝杈上乘凉。人躺在大树上给树增添了别样的情趣，那树杈上躺着的人就像树上生出的虫儿。大树伸向南方的枝杈下面钉着一个大铁环，大铁环虽然早已被粗大的树杆吞噬得所剩无几，但站在树下细细观摩，还可看到树与铁环处的凸裂疤痕。铁环是青石村金家钉上去的。金家是青石村的庄主，庄里的80%田地都是他金家的。青石村的穆家、水家、霍家、土家也都是旺族。可这些家在早先的清中、晚时期都是贫民，都是金家的佃农，庄里的男人们，大都给金家扛活打工。那时候，有个扛活的，偷了懒，犯了错，或损坏了金家的一点东西，庄主金汉元，就把他吊在大树的铁环上，打、骂、示众，意在威慑他人。很久很久以前，青石村的人都管大铁环叫“地狱门”。管金汉元叫“判官”。谁被判官吊上了“地狱门”，那他就是九死一生，被判官打不死，也会被判官打得断胳膊、折腿。当时庄里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地狱门啊、地狱门，你是佃户的阎罗殿，你是扛活人的送命门，你喝尽了穷人的血，你吸干了苦人的汗。”大柳树上的铁环印证着青石村人的风雨沧桑。

金家的老祖宗金汉元在大清嘉庆年间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贴身太监，金汉元倚仗皇威皇权发了家、旺了族。穆家早先的孪生兄弟是木匠，哥俩来到青石村，给金家常年做房架子、打家具，日子久了就在青石村讨了婆娘安了家。霍家、水家、土家是青石村最老的住户，早在宋朝时代就来到了青石村。

青石村的穆族里，有一户人家的主人叫穆材，穆材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穆尔英，二儿子穆尔青。穆尔青娶本村水家，水龙吟的女儿水芹为妻。水芹来到穆家生了一女二男。一年的盛夏，水芹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陪丈夫一块进了东大山，给金家割山草，割呀，割呀，弯不下腰的水芹，就蹲下割，坐着割。没割几把山草，水芹就割不了啦，她的肚子，开始慢慢地疼了起来。水芹知道，自己的身子已怀孕九个月了，离生产还有十来天……今天肚子怎么就疼了呢？她心里想着，嘴里嘟囔着，可别在大山里生产啊……她越是想越是害怕。她的肚子随着想，随着怕，就越疼。腹痛一阵阵地加剧，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一滴一滴地滚落着。她伸出手捂住了肚子，用力地，呼唤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他爸，孩子他爸，你快来，你快来啊……我好像是要生产……我的肚子……我的肚子疼得要命啊……”穆尔青听到妻

子的呼喊声，扔了手里的镰刀，慌慌地跑了过来。瞪着眼，埋怨水芹：“肚子怎么疼了呢？你怎么偏偏挑这会肚子疼啊？你不是说你的肚子还有十来天呢吗？”穆尔青叱喝着妻子，不知所措地站在水芹的身边，看着，搓着手，怒吼着。站了一会，他看水芹疼得厉害，突然，他把水芹抱了起来，抱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上，放下水芹。然后，又跑去抱回来自己割的山草，把山草放在大石上，铺平，脱下自己的上衣盖在山草上，产房做好了，他把水芹抱过来……时间不大，水芹生了，她生的是个男孩，红红的小脸蛋，胖胖的腿。还好，生后母子都平安。穆尔青看着，看着儿子的小脸，看着两条腿中间的小鸡鸡，憨笑并伸手摸摸，脱下身上的白粗布衫，给儿子裹上，说：“儿子，你咋等不得，听你娘说，你的出生日期还没有到啊！还有十来天哪，我要知道你等不得，这么急，我就不让你娘和我进山来了。得了，你是在巍峨的大山里降生，你喜欢大山，是想做大山的儿子吧？那好，做大山的儿子好，做大山的儿子我满意。做大山的儿子，有雄气，有伟气，有骨气，有志气，遇着风雨不低头，骨头硬朗啊！你想做这大山的儿子，爹就给你起个与大山相连的名字，叫‘山娃’吧！”

.....

二、尔青从军

山娃的爹穆尔青，和青石村的霍太谷是铁哥们，两个人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18岁上，穆尔青做了金家的长工，给金家扛活种地。金汉元的第十二代孙金石文是个心黑、手辣、贪婪的人。在他家里上上下下干活的人，没有一个没挨过他骂、没挨过他打的。金石文长着三国张松一样的尖尖的脑袋，圆圆的眼睛，长长的下巴。长长的下巴上，长着稀稀拉拉的几根红色胡须，他的嘴一动，那胡须也动。别看他长个枣核型的脑袋，和一双圆圆的老鼠般眼睛，他的脑子可特别灵，心计也特别的细，什么事情着他眼一过没个忘。金石文和他爷爷学了一手好珠算，一捆秫秸，只要你说出外圆是多少根，他就能计算出这一捆有多少根。他站在一旁听着账房先生嘴里嘟囔，手拨拉着数字，拨拉完了，金石文就知道对不对。金石文在大街上一走，让你穆家倒霉，你穆家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的阴狠有如眼镜王蛇的毒液，沾上一滴，人就会丢命。金石文微笑时的面孔笑得出奇，出奇的就像乱葬岗上的骷髅。尤其是他的冷笑，若是让谁家的小孩子遇见看到了，一定会唬得哇哇大哭。因此，青石村上了年纪的人，都管金石文叫“金骷髅”，金骷髅还有个绰号叫“单耳鬼”。提起“单耳鬼”这个绰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故事的由来是这样的，霍太谷给金家扛活，是为了顶替他爹霍石山欠下的债。霍太谷给金家赶马车，是金家的大车把式。霍太谷白天给金家拉土送粪、耨青种地，晚上还要伺候牲口。一次，霍太谷给金家拉盖房用的基石，马车在上坡时，码在车后沿的一块石头，要掉下来，待车来到了平坦的路段时，霍太谷把车停住，用自己的后腰托住那一块欲坠的石头往里挪时，由于用力过猛过度努伤了自己的腰骨。努伤了腰骨，当时他可没觉着疼，只觉得自己的腰“咔嚓”一声，他没怎么当回事。两个月后，霍太谷的腰慢慢地弯了、疼了、直不起来了。金石文看着霍太谷，看着他日渐消瘦干枯，咳嗽不止的身子。看

霍太谷给自己再也出不了力了，是个废物、是个吃物了，就把他送回了家。金石文坐在霍家的炕上，一眼就看上了霍太谷十四岁的女儿春妮，春妮高高的个子，水灵灵的大眼睛，模样长得很俊。便呵呵地一笑，甜言蜜语，大发慈善，答应让春妮来金家干活，顶替霍太谷，挣几斗粮，养家糊口。

十冬腊月的一个晚上，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大街上早已经是人迹罕见了。霍太谷的妻子，搂着不满半周的栓柱霍梁，解开怀把那枯萎干瘪的乳头，塞进了儿子的小嘴里。儿子用力吮着母亲的乳汁。可惜他的娘已经一天都没有吃上一两粮了，乳头里的乳汁又怎么会分泌出来呢。儿子吮不到娘的乳汁，吐掉嘴里的乳头哇哇大哭……无奈的母亲落着泪，轻摇着怀里的儿子。窗外的风、窗外的雪，好像不知道土屋里还呆有一对母子和一个病人，不体谅人情的寒风，拼着命似的把冰冷朝老屋里塞。雪一片片地拍打着门窗，娘搂着栓柱霍梁，颤抖着身子，紧紧地挨着霍太谷，躲在老屋里。

突然，堂屋的门“啪”的一声开了，随之冲进来一个披头散发、满身雪团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是霍太谷的女儿霍春妮。春妮冲进了家门，叫了一声娘，就哇的一声哭了。娘把怀里睡着了的霍梁塞进霍太谷的被子里，搂住女儿惶惶不安地问：“妮，你这是咋啦？哭啥？金家的人打你啦？骂你啦？快，快和娘说说。”春妮听了她娘的问话，哇哇地大哭着，哭得更厉害了。春妮哭了一阵子，才断断续续地说：“娘……娘啊，我……我没脸见人啦，今天，今天金石文的大儿子金印，他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他……他把我给糟蹋了……娘，我不活了……”

“孩子，你不能啊……你不能……你还年轻啊……”

“娘，我……我喝了‘盐碱’了……”

“啊……？”春妮的一句话就像一声霹雳，又像一股电流，把她的娘震得“轰”的一声血涌头顶，呆若木鸡，慢慢地昏了过去……凛冽的北风裹着雪片，裹着冰冷拍打着霍家的门窗，老屋挣扎在风雪中，摇晃着，颤抖着，喘息着……

第二天，穆尔青从城里给金家办年货回来，就去了金家的西跨院，来磨坊看春妮。穆尔青在金家磨坊没有看到春妮，问这个问那个，干活的人都知道穆尔青的脾气耿直暴躁，没人敢告诉他，都摆手说不知道，没看见。他寻不着春妮，就到霍家来了。



霍春妮是穆尔青的干女儿，穆尔青的妻子水芹给穆尔青生了一女二男，三个孩子。霍太谷与穆尔青是好朋友，霍太谷的女儿春妮，去金家是顶替他太谷做杂活，霍太谷不放心，因为他不放心金家的人，尤其是金家的大少爷金印。金家的大少爷是个吃、喝、嫖、赌、享乐的公子哥。为了女儿的安全，霍太谷让女儿认穆尔青为义父，穆尔青做了春妮的干爹，是为了对春妮早晚有个照应。霍太谷把自己的意思和穆尔青一说，心直、口快、热心膛的穆尔青就同意了。春妮在父母的指教下，当场就跪地磕了头，认了穆尔青这个爹，做了穆尔青的女儿。穆尔青夫妇视春妮如同己出。春妮在金家干活，穆尔青曾和金石文打过招呼。他对金石文说，春妮这孩子老实、年幼，日后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和我穆尔青说，由我来管教。其实，穆尔青是怕春妮受金家的欺负。金石文平日也有三分的憐穆尔青，因为穆尔青性情耿直豪爽、仗义执言。穆尔青在金家长工和伙计们的眼里，是很有威望的，惹了他，他姓金的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他金石文就会吃亏呀。

穆尔青来到霍家，他看霍家乱作一团，哭作一团，看自己的干女儿春妮面色苍白，口吐白沫，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焦急地问：“嫂子，春妮她……春妮她怎么啦？”春妮的娘擦了一把眼泪，哽咽地说：“兄弟，春妮她……她让金家的大少爷给……给糟蹋了！她……她喝了盐卤了……”穆尔青闻听此言，如五雷轰顶，青筋暴凸，面色铁青，肺都气炸了。他二话没说，转身从堂屋的案板上，抄起一把切菜的刀就风风火火的，大步朝金家奔去了。卧病在床的霍太谷，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好兄弟，你别去，你别去！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咱惹不起金家呀，你去硬拼会吃亏的……会吃亏的呀！”穆尔青听了霍太谷的话，如火上泼了油，火气燃得更旺了。

青筋暴凸的穆尔青，他哪里忍受得了这样的欺辱，穆尔青在金家干活，凭的是力气，凭的是能耐，他是个宁愿让自己的身子受苦，也不肯让自己的脸受热的人。穆尔青是条硬汉子，骨子里装的是石头，三天不吃饭，他不喊饿。在暴风雪里站上一夜，他不会喊一声冷。今天的事，又出在他干女儿的身上，口口声声保护女儿，怎么保护？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样的窝囊气怎么能忍得了。他怒发冲冠，手提菜刀，急匆匆，恶狠狠地冲进了金家的大门，进了大门就朝里院去了。门房里的水龙吟，见自己的女婿穆尔青面色铁青，手提菜刀，连一句招呼都没打就进了里院，心说不好，这鲁莽的小子要惹事。便赶忙去了金家的场院，通知自己的侄子水石，来解劝他，来帮自己把他拉

回去。

金家的客厅里，金石文正和他的朋友周大雍品茶，周大雍是邻村小王庄的财主，他刚要伸手去端茶杯，抬眼瞧见穆尔青手提菜刀，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客厅。这身高八尺，膀大腰粗的汉子手握菜刀闯进客厅，吓得周大雍面色如土，心惊肉跳，他看着穆尔青如老鼠见了猫，惊惶失措，惶惶地站了起来躲到一旁，嘴里嘟囔着：“仁兄你看，仁兄你看……”金石文一看穆尔青手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闯进了客厅，他心里明白了。他明白了是儿子金印霸占霍春妮的事已被穆尔青知晓。便皮笑肉不笑的，露出狰狞和他那骷髅的面孔，客气地站了起来和穆尔青打着招呼：“呦……尔青啊，你来有事？里边坐，里边坐。丁香，给尔青上茶！”金石文呼喊身边的丫头，强压着心里的暴怒，阴森森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金石文是个机灵鬼，也是个不吃眼前亏的人。穆尔青听了金石文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他一言未发，一步就跨到了金石文的眼前，挥起手里的刀，“嗖”地就是一刀。机灵如鼠的金石文，早已防备穆尔青这一手，他一闪身一侧头，刀从他的耳根“唰”地擦过。这一刀，若是砍在金石文的脖子上，他的脑袋肯定就会“吧嗒”一声落地。可惜他闪得快，躲得急，穆尔青的刀没有砍着他的脖子，只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他捂着耳朵，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溢了出来……疼痛难忍的金石文，恼羞成怒慌忙地退到了墙边，从客厅的墙壁上摘下他的镇宅宝剑，甩掉剑鞘，双手死死地握着，两眼喷射着怒火、喷射着凶光，咬着牙，一步，两步……慢慢地向穆尔青走来……血顺着金石文的脖子，流淌着……

金石文用满手血迹的手握着那把长长的宝剑，就在金石文挥剑扑向穆尔青的那一刻，门房水龙吟的侄子水石，带着土木化、土木方、土木仪、水玉、水马等五人来到了金家的客厅，六个人进了客厅，水石、土木化、水马等三人就抱住了金石文，夺下了金石文手里的宝剑，把他按在了太师椅上。土木方、土木仪、水玉三个人拽走了穆尔青，把他送回了家，一场血袭与恶斗免除了。

身为青石村庄主金石文，上通官府，下有家丁，鞍前马后，有人伺候。从来都没人敢惹的金石文，今天却被穆尔青砍了一刀，削掉了一只耳朵。这，这窝脖子的气，就像穆尔青骑在他金石文的脖子上拉了屎、撒了尿。这，这让他哪里能忍？他暴跳如雷，暴跳的样子有如一只恶虎挨了当头一棒。他摔碎了八仙桌上的茶杯、紫砂壶。在客



厅里踱着步，咬着牙，大吼着，吼了一通之后，他冷静了下来。冷静了的金石文思忖着，琢磨着该怎样处置自己的仇人，怎样除掉穆尔青才解心头之恨。但是，在当下，他还顾不上该怎么下手，该派什么人去下手。眼前最急的是治治他的耳朵，解解他剜了心似的疼痛。他的耳根太疼了疼得他六神不安，七窍生火，脑袋发胀。他派家人请来了族里的郎中金石学，金石学给他在伤口上，撒上了最好的红伤白药，裹上绷带扶持他躺下，才缓缓地退出他的卧室。金石文受了伤，惹得上上下下的金家人慌了神乱了方寸，乱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穆尔青被土木方、土木仪、水玉三人拽到了家里。时间不大，水石、土木化、水马等三人也来到了穆尔青的家。这几个人是在金家一块南北垄爬的穷哥们，他们看着穆尔青，看着他满腔的怒气，看着他要把天捅塌的势头，看着他的怒气还没消，都默不作声地看着，看着他跺脚，看着他啪啪地拍着板柜，听着他大骂着金石文。穆尔青骂了一阵子，骂够了，气舒缓了。水石等几个人见他没多大的气了，才说话，问他：“尔青哥，我问问你，你把金石文的耳朵砍掉了，你没想想，日后你该怎么办吗？你没想想，他金石文能饶了你吗？你还能在青石村待下去吗？还能给他金家干活了吗？”水石的几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得穆尔青清醒了，这一盆冷水浇得穆尔青扑通地坐在了炕上。心想，是啊，金石文他不会饶了我的，我穆尔青日后该怎么办呢？穆尔青沉浸在了苦闷与茫然之中。土木化看着穆尔青的心情冷静了许多，便小声地说：“尔青哥，你惹怒了金家，你得罪了金家，金家不会饶了你的。尤其是金石文，金石文这个人，你还知道吗？他心黑，手辣，全庄的人谁不知道呀？依我看哪，你还是参加队伍去吧，参加咱的八路军去吧。”

“是啊，尔青哥，你参加队伍去吧。”土木化用眼扫视了大家一下，又接着说：“我听说大山的那边，就有咱八路军的队伍，那队伍都是咱穷哥们组成的，那队伍专门和地主老财们干，是咱穷人的队伍。”

穆尔青说：“我进城给金家办年货，在城里也听说这件事了，听说八路军就在我们附近。我只能走从军这条路了，可我不放心的是我这个家呀，我还有三个孩子，穆豆刚刚几个月大，我的父母刚刚去世，家里连一个子都没有。我把这个家和三个孩子给谁？撂给水芹？撂给她，她一个26岁的女人，她能行吗？”穆尔青说完沉默了，穆尔青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水石看了一下穆尔青说：“尔青哥，你放心，你走了，家里还有